

1-2007

今年夏天，魚和大象

Xiaodao LI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小島 (2007)。今年夏天，魚和大象。文化研究@嶺南， 3。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3/iss1/5/>。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今年夏天，魚和大象

小島

《今年夏天》這個名字很酷，“Fish and Elephant”也很酷。前者有點禪意，說了又好像沒有說，是一個持續的，現在的狀態；後者非常伊索，一個是欲望的投射，另一個是欲望本身，極不對稱，極度反差，但覺得兩者應該會開展一場對話。兩個名字其實都和同一部電影有關，一部拍攝於 2000 年，由中國大陸一位名叫李玉的女導演初次執導的作品。

在民間流傳的諸多版本的大陸九十年代電影「禁片」名單上，《今年夏天》是位列其中的。不難理解，同性戀的題材，除了當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在主流影院驚鴻一瞥之後，大多數人開始間或用耳朵記住某些電影的出現，比如張元的《東宮西宮》（1996），比如劉冰鑿的《男男女女》（1999）。2001 年，在北大舉辦的同性戀電影周上，李玉攜她的處女作和影片幾位主創人員完成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國內的公眾亮相。那一年，我剛到北京報到，還在為將要到來的大學前的軍事訓練而興奮。2006 年，李玉的「地上」作品《紅顏》出現在香港第三十屆國際電影節上。我坐在香港大會堂不甚專業的放映廳裏，遙遠的看她講一個女人如何逃不出命定的悲劇。影片中被圈圍起來的時空裏，女人被生活拋棄的前因後果被說得那樣的理所當然和無可反抗，我曾一度懷疑導演的女性身份。放映後，導演缺席。同在一座城市，我再次與她擦肩而過。

看《今年夏天》是在《紅顏》之後。一張印有正規 ISBN 號碼的 VCD 裏的影片說明單上寫著導演的話，“我想表達的是女人真正的痛苦和無助……”。也許，《紅》是《今》的後續痛苦和無助？對於此片當年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艾爾維拉·娜塔利獎（第一個獲得該獎項的華人影片是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我更覺得，是片中的一對女同性戀演員的本真表演成全了影片的樸素情懷。什麼是真正的痛苦？並且又是屬於女人的？是拒絕來自男權社會的「婚姻」呼喚，還是敏感戀愛中的「第三者」？兩位互不相識的女子，在對同一件衣服的價值作出

相同判斷之後便「自然的」相愛了。如何「自然」呢？飾演動物園大象飼養員小群的潘怡，是在鏡頭前表現得最「緊」的一位演員。帶著濃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話，顯得和整座北京都有些齟齬，這種不適，同樣影響著觀看人的緊張與不安。但當她在面對真實的伴侶石頭（飾演片中開服裝店的小玲）時，感情的表達變得充沛和自然。兩個女人歡愉的場面幾乎不見，更多見的是一起閱讀時輕輕撥開對方的散落的頭髮，火星從一枝煙頭傳遞到另一枝煙頭的無聲交流。石頭在實際生活中是一位現代派畫家，她對表演形式的個人表達的不抗拒，不僅安慰為了潘怡，更平穩了影片的節奏。

她們無助麼？影片是在大象飼養員的母親的第二次婚禮上結束的。片尾，已經「想通」的母親，一位傳統的「男女半邊天」的信奉者，異常焦慮地等待來自女兒的祝福和寬容。之前女兒向母親的攤牌一刻不像 *Saving Face*（《愛·面子》，Alice Wu, 2004）那樣迂回曲折；至於飼養員不斷相親的場面，對男人的刻畫，總比不上劉若英在《徵婚啟事》裏的經歷更奇異和絕望。看資料說，這些找來的非職業男演員都是到了拍戲現場才知道女演員的真實性取向，於是不小心多說了幾個「不會吧」，丟下一句「我們還可以做朋友的」。便逃之夭夭。影片有一個細節，相過親的男人和飼養員在同一個小攤上買雪糕，又坐在同一個喧囂的街角吃雪糕，並沒有約好，也不知互相有沒有看見，一起淹沒在市井。

還是忍不住想說回到片名。李玉自己講了一個小插曲：有一場戲是片中的一位女主角小玲在一家服裝城裏經營一戶小門面，拍攝過程中有該城的保安過來查問。李玉說他們在拍電影。保安問，拍什麼電影？答說，魚和象。那是什麼？保安弄糊塗了，要拿劇本來看。這下就比較麻煩了，連忙改口，其實我們的電影叫《今年夏天》，就是講一件發生在今年夏天員警抓壞人的故事。於是甘休。記得導演賈樟柯回應電影的政治性時說到了一個辯證關係：電影不是拍政治，但電影中的人的生活中沒有社會，沒有政治是不對的。*Fish and Elephant* 就顯得太刻意，而每一天各種事情都在發生，全都包含在「今年夏天」的開放空間裏，只不過有時我們視而不見，有時只需要一個簡單的邏輯解釋。

相關網頁：<http://www.iindependent.jknet.hk/fish&elephant.htm>

